

英蘭的一生

敬

文 學 週 報 社 叢 書

英 蘭 的 一 生

孫 夢 雷 著

開 明 書 店

上 海 望 平 街 第 一 六 五 號

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

英蘭的一生

實價大洋壹元

外埠酌加
寄費應費

著者 孫夢雷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版	所
權	有

發行所
上海望平街
第一六五號
開明書店

自序

英蘭的故事，在我小時就深深地印在腦中；我時常想將這個故事寫出來，不過總未曾得着機會。

去年我從北邊回到故鄉，在鄉間住了不到三個月，就感到像英蘭這般的女子，層出不窮地只和我的耳目接觸。因此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，要將這個故事寫出來。

現在我很自喜，這個故事竟寫成功了；同時我又很愧恨，我不能將這件故事寫成一篇從容體貼而富有濃厚感情的文意，不過我覺得我所寫的，尙沒大失真實。這也稍足以自慰的。

總之這篇東西，是很誠實地說我自己所要說的話。

十五年，一月，十七日作者序於無錫。

第一章

只要曾經來遊歷過一二次的，誰多承認這裏——梅村是一個風景很好而且幽靜的地方。

你們看啊！前面離着太湖不遠了，像天般幽靜廣大的湖，好似在微笑着，朝夕對着他們，做他們的鏡子；還有終年做他們靠背似的山，很青翠的好似一把美麗的羽扇，冬日替他們擋着風；夏天呢，又替他們遮日光。山邊一堆一堆的松林，含着霧，好似一塊塊雲；被風吹着在奏着沉勇的音樂。鷹鷺們，成羣的在碧藍的天空飄轉；鶯燕們，在深林裏唱和着，贊

美美麗的春；而美麗的春，領袖着萬物，在對我們微笑。

沿着山是一條澄清到可以見底的小溪。溪水似細密的音樂之波般，在汨汨地合拍的流。溪前一排古舊的農屋，像一條板凳，帶着蜘蛛塵灰木立着，這時天已將晚了，太陽在山腰裏漸漸地躲過去。村人們多在忙着蠶的養育，因此在這小小的一塊中，異常的靜寂；只讓燕兒們呢喃地穿梭似的一來一往，箭一般速，忙碌的建築他們的新巢。

這是農家最忙繁的時候，每家差不多是沒有一個人是空閒着的。婦人們多忙着哺蠶。孩子們，多來回的在採桑。男子們呢，只忙着田裏的耕種和收拾。

英蘭就是產生在這美麗之鄉，這時的英蘭正在六七歲活潑可愛的時期。

，耕林是英蘭的父親。一個壯偉勤勞的農夫。但他的性情却很急。好似一個皮球，只要一話不合時，他就能跳得很高，和人家鬭鬧起來。

英蘭的母親耕林夫人，是怎樣一個慈善幽靜的婦人，誰多知道的，只要和她談論過一二次，她能殷把一個陋僻的小家，治得非常整潔，雖他們的家，是非常貧困，像一只空了

的紙匣一樣。英蘭的衣服補了無數塊，像一件袈裟一樣；可是，她母親仍舊能替她洗到很清潔。

英蘭有三個姊姊。英梅是最大的一個，她只能記憶到，大姊是做童養媳去了。二姊三姊，英菊和英芙，是和她一樣地活潑可愛的，時常伴着她遊玩的。

英蘭只覺得她所過的是很快樂的日子。但旁人却撫着她玫瑰色的小臉兒說：『可憐的小英蘭，她第一步就走着了壞運……』

的確，小英蘭是時常處在苦痛中的。因為在這個村裏，男孩子比女孩子被看重。耕林夫人連養了三個女孩子，耕林已經異常的不快活了；誰知第四個——英蘭，又是一個女的；直使耕林氣恨到要將新生的英蘭抱進育嬰堂去；幸而慈善的耕林夫人阻止了他。但從此，耕林對於英蘭就異常的不喜，冷淡，有時還要無故的咀咒她。

以下這些事，多發生在英蘭有記憶之後了，所以小英蘭的心上，時常留着些痕蹟。

這時小英蘭剛交七歲。——一個春天極美麗的清晨，小英蘭在夢中被一只山羊追

醒了，將她深紅黑色像橘子似的小臉，從棉絮堆裏伸出來看時，他父親耕林，正坐在竹椅上，將一個個小酒杯這樣大的糰子，夾進嘴裏去；她母親耕林夫人，在揀菜；她兩個姊姊，英菊和英芙，是站在父親一旁，等着父親夾糰子給她們吃。這時，淡血色的太陽，從破紙窗裏射進來，成功各種顏色。英蘭從她的記憶裏知道，倘使她在人們多起來之後再起來，她父親一定能够尋了許多可罵的地方來罵她咀咒她；因此，她不敢就爬起來，只呆視着在地上閃閃的圓的陽光。有時，她尖小的目光，注射着她父親，在她父親斜過眼來，視線將要及她時，她就做着還在睡的樣子，緊閉着眼睛。

她非常的恐懼，因為她忽然看見她父親將頭斜向她來了。她立刻將眼兒閉上，她聽見她父親凶狠狠地在對她母親說了：『蘭兒，這個小懶東西，——到這時候還沒起來？！誰都起來了！——』

『小孩子累了，多睡忽兒，隨她去罷。』她母親柔聲和氣地說，『菊兒，芙兒，快採桑葉去啊——』

『唉……』英蘭聽見她父親這般長歎了一聲。她更覺驚恐，她知道每在歎息下，接着就是罵或咀咒了。她就慢慢地慢慢地，將被蒙上頭去。她的小耳朵，貼在被口處，聽她父親咀咒了。

『我早說將她送育嬰堂去，你不肯。』英蘭聽見她父親大聲在質問母親。——這句話，她時常聽見父親這樣說。但她終不能懂得「育嬰堂」這三字是什麼。這句話，就是她父親發怒的起首。『——總之——來，』父親怒聲了。將碗用力的放在桌上說：『我問你，養這些女孩子幹什麼？——』

英蘭非常的驚駭，身子慢慢在顫抖起來了。她聽見她兩個知趣的姊姊，英菊和英芙，相呼着躲開採桑去了。

她慈愛的母親，在柔氣的答了：『耕林得了！——你吃飽了沒有？——飽了，田裏去罷。——孩子已經生了，養着吧，還有什麼法子！自己生的，自己疼得了，耕林。——你飽了麼？田裏去罷！——』

『我看見她們就有氣！』她父親很大的聲音。在英蘭聽來，響到霹靂似的可怕。『都走開！——這年頭！這樣壞的年成！要這些個只吃不做事的男孩子，他能傳宗接代，我願意養。這些個女的，要她們幹嗎？——賠錢貨！最可氣的是蘭兒，我看見她就有氣。明天給人罷！我不要……』

『給誰呢？』她母親苦做着笑聲說：『小孩子也吃不了多少，隨她去罷。——哈哈！誰說女孩子一定是賠錢的！你看，現在紗廠絲廠，各處開着，那一處不是女孩子家吃飯賺錢的地方——』

『好好……』父親冷笑說：『我不管了，你叫她們一個個都做工去。——』

『年紀再大點兒，自然能叫她們做去，』她母親微聲的辯。『已經養出來了，又怎樣呢？……』這是母親的老話：『隨她們去罷！』

『哼……』她父親站了起來，『什麼時候了！英蘭這個小東西，還不起來——』小英蘭很恐懼，她聽見父親重大的腳步聲，走向她來，她像一只小鼠，被貓捉住了，伏着不敢

動。她恐怕她忽急的呼吸聲被父親聽見了，逼着不敢隨便呼吸。

『把這個小懶骨頭抓起來！』她父親要來抓她了。

英蘭是怎樣的恐懼啊！她好比啣在貓嘴裏的老鼠，靜候着以後的解決了。

這是她唯一的救兵：她母親棄去了手裏的菜，跑了過來，陪笑着攔住了她的父親道：『得了，得了，——小孩子家，又沒有錯失，打她幹什麼呢！她又不懂得人事。——你飽了麼？還吃麼？糰子有呢，我取去，今天的糰子做得不錯罷！——飽了時候不早了，下田去罷。』

『我非得打她兩下出氣不可！』父親狠狠地說着。英蘭從破敗的棉絮洞中，看見她父親取了把鋤頭，嚕嚇着去了。

英蘭漸漸地又將頭從敗絮裏伸了出來，在她父親走了之後，她偷視着她兩個姊姊，在搬桑葉進來，母親在替蠶並且鋪葉。

英蘭仍舊閉着眼睛，做着睡的樣兒。其實她小小的心是在思量。她想：『爲什麼父親這般恨我？——我生得不體面……我可厭？或者，——我又沒有對他頑皮，對他無規矩。爲

什麼他不愛我愛姊姊們？——』她這般想，小小的心像風箏般飄蕩升降着。『喂……：我知道！舅婆不是說的麼，我爸爸屬虎，我屬羊；虎不得吃羊麼！一定的！一定的！所以父親老要吃我似的，這般凶狠……』

英蘭想着，一眼看見英菊和英芙每人捧着一小碗糰子在吃了。她想倘再不出來，要吃不着糰子了，就裝着剛醒來的樣兒，哼呢了幾聲，方才喊道：『媽啊——冷麼？我要起啦。』『醒了麼？蘭兒，今天怎麼這時候才醒？天暖和着呢，快起罷，不早了。』她母親隨便地說。『起罷！——大家都起來了，還有兩個糰子在鍋裏呢。——快起！快起！別給姊姊們吃了去。——』

英蘭很迅速的爬了起來，將她的破衣服穿上，穿了鞋子，就跑到母親身旁。她迴想到剛才她母親的幫助她，她就對她母親起了非常的愛慕之念。

『這小了頭！』英芙罵英蘭。她的姊姊們，時常順着父親來罵或者咀咒她的。『懶透了！這時候方才起來，爸爸說的，什麼不給你吃！』

英蘭惟一的護符，是她母親了。『媽，她們倆罵我。』英蘭拉着她母親的衣服告訴。

『芙兒，——爲什麼又去罵她？』她母親說着英芙，又摸了摸小英蘭的小臉兒道：『蘭兒，別聽她們，自己到廚房拿一點水，洗了臉，將鍋裏剩着的兩個糰子吃去罷。』

英蘭聽着母親的話，到廚房洗臉去了。她自己在缸裏取了些冷水，將臉布蘸了蘸水，抹了兩下，就將鍋裏的糰子，取了出來吃。她不取到外邊去吃了，她知道母親護了她，她兩個姊姊一定得報復的。

她味着味兒，將兩個糰子吃了，抹了抹嘴，回到她母親那裏去。這時英芙和英菊，玩耍去了，耕林夫人已將蠶葉鋪好，坐在陽光下補綴破褲子。

『媽，——』小英蘭這時非常快活。她所怕懼的父親是田間去了，而凶狠——有時對她凶狠的姊姊們，也玩耍去了，只有她親愛的母親在這裏，她可以很安樂的伴着可愛的母親了。她將她嫩小的一半紅一半黑的手臂，抱着她母親的頸問道：『姊姊們呢？——』

『她們玩去了。』她母親答。『得了，你不要去同她們一起玩，等會又罵你。這裏坐忽』

兒罷。』她母親說着，拉了一張小竹椅，給她坐。『糰子吃了麼？』

『吃了。』英蘭還在味着味兒說：『今天的糰子，好吃極了！媽媽你做的糰子好吃呢。』

『好吃罷？』她母親微笑地摸了摸她的小臉兒說：『乖點，坐着。明兒我還做，做了多給你兩個吃。——你看，那裏，』她指着山邊，『有人爬山呢。』

『對對！』英蘭看見了，指手說：『不是三個麼在爬呢？』她目着山邊在爬山的人，直到轉過山腰去。『媽，過去了！過去了！……』

英蘭靜坐着，很覺無聊。她小小的心，不覺就又想上早上的問題上去了。『父親爲什麼這般恨我？——我長得不好？父親這般不愛我是爲什麼？唉！爲什麼他愛兩個姊姊？』她小小的心在思索着。在以前，她只知道父親是要打她罵她的；近來她能聯想到父親是因爲不愛她，所以要這樣。但她還不能了解父親是爲什麼不愛她。——『問媽，媽是什麼多知道的！』她非常快活，她在無意中想到了這條路了。她知道媽是隨便什麼事多知道；以前她不懂得的隨便什麼，只要問媽，媽就能很明白地告訴她。於是她問了：『媽，——』

她站了起來，伏在她母親膝上一字一句的顫着頭問：『爲什麼爸爸不愛我？』

耕林夫人忽然聽見英蘭問她這句話，不覺驚異地笑了。問：『你怎麼知道爸爸不愛你？』她說着放下了針線，將英蘭抱着坐在膝上。

『我怎麼會不知道呢！』英蘭親着她母親的臉說：『你想，爸爸老罵我，可是姊姊們，就是有了不好的地方，爸爸亦不管。——爲什麼我沒有錯處的時候，爸爸也要罵我？他看見我就罵！』

『你只要乖點兒，爸爸就能愛你。』耕林夫人捧着英蘭的小臉兒，笑着說。

『不對！』英蘭鼓着嘴對她母親說：『我什麼不乖？我不說謊，爸爸看見我就不樂意。爲什麼媽？』

『我告訴你，你亦是不懂得。』耕林夫人說。

『噯！是了……』英蘭又記憶起早上所想的了。『上回舅婆告訴我說，爸爸屬虎，我屬羊。你不說過，老虎是要吃羊的麼？一定！爸爸是老虎，看見我這只小羊，要吃罷，又不能真

的把我吃了，所以一見我就有氣。——明兒，我躲向舅婆家去罷！

『不是的，……』耕林夫人大笑着說。

『那爲什麼呢？』英蘭捧着她母親的臉兒問。

『我告訴你。』耕林夫人收了笑聲，摟着英蘭說：『你爲什麼不投個男孩子？因爲你是個女的，所以爸爸不愛你。』

『姊姊們不也是女的麼？爸爸怎麼愛她們？』英蘭聽見她母親所說的，是出於意外的，而且她絲毫也不懂得。

『唉——』耕林夫人微笑着說：『因爲你兩個姊姊多是女的，所以爸爸才不愛你呢。倘使你兩個姊姊是男的，那時爸爸也能愛你了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英蘭問她，更覺不明白了。

『老生女孩子不厭煩麼？』耕林夫人拉着英蘭的小手說：『得了，說了半天，你還是不懂。』

『那麼——媽，』英蘭轉着她兩只小眼珠說：『我再問一句，爲什麼歡喜男孩子，不歡喜女的？』

『那自然！』耕林夫人鄭重的說：『女孩子不及男孩子值錢。你看，人家多愛男孩子。男的大了，給討個老婆，就能生孩子，傳宗接代。女的終是人家人，養大了，早晚得嫁給人家。就像你罷，養到十七八歲，得吃多少米！化多少錢！可是，到大了，就得嫁給人家做媳婦；可不是白養到你這麼大？』

『噢……』英蘭一知半解地又問道：『女孩子，就不能不嫁麼？』

『得了，不說了！』耕林家的大笑了一陣。『怎能不嫁呢！吃什麼？難道父母一輩子養你！』

『種田不好麼？』英蘭奇怪着問：『爸爸一個人種田，不養咱們這些個人麼？』

『胡說，愈說愈遠了！』耕林夫人要笑，又做着莊重的說：『那裏聽見有女人種田的？什麼事多是男人做的！什麼錢多是男人賺的！沒有咱們的份！』